

《左传》所见春秋时晋戎关系



蜜三刀 2012-10-06 19:47:26

【晋处西北，与戎狄毗邻，终春秋之世，拜戎不暇，其文化因亦深染戎风。至战国之世，遂有赵武灵王骑射胡服之举，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乃至清朝之经略西域，皆步其后尘。探究上古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，当从晋、赵文化入手，反之，要理解晋、赵文化，也不能忽视中外西域交通这一宏大的背景。】

一、晋使魏绛和戎

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，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，以請和諸戎。晉侯曰：「戎狄無親而貪，不如伐之。」魏絳曰：「諸侯新服，陳新來和，將觀於我。我德則睦，否則攜貳。勞師於戎，而楚伐陳，必弗能救，是棄陳也。諸華必叛。戎，禽獸也。獲戎失華，無乃不可乎？夏訓有之曰：『有窮后羿--』公曰：「后羿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后羿自鉅遷于窮石，因夏民以代夏政。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，而淫于原獸，棄武羅、伯因、熊髡、龍圉，而用寒浞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讎子弟也，伯明後寒棄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為己相。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，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。樹之詐惡，以取其國家，外內咸服。羿猶不悛，將歸自田，家眾殺而亨之，以食其子，其子不忍食諸，死于窮門。靡奔有鬲氏。浞因羿室，生澆及豷，恃其讎惡詐偽而不德于民，使澆用師，滅斟灌及斟尋氏。處澆于過，處豷于戈。靡自有鬲氏，收二國之燼，以滅浞而立少康。少康滅澆于過，後杼滅豷于戈，有窮由是遂亡，失人故也。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闕。於虞人之箴曰：『茫茫禹跡，畫為九州，經啟九道。民有寢、廟，獸有茂草；各有攸處，德用不擾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獸，忘其國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獸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』虞箴如是，可不懲乎？」於是晉侯好田，故魏絳及之。

公曰：「然則莫如和戎乎？」對曰：「和戎有五利焉：戎狄薦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，一也。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。戎狄事晉，四鄰振動，諸侯威懷，三也。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勤，甲兵不頓，四也。鑒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，遠至邇安，五也。君其圖之！」公說，使魏絳盟諸戎。修民事，田以時。（《左傳·襄公四年》）

二、晋诱来西戎于中国

十四年，春，吳告敗于晉。會于向，為吳謀楚故也。范宣子寮之不德也，以退吳人。執莒公子務婁，以其通楚使也。

將執戎子駒支，范宣子親數諸朝，曰：「來！姜戎氏！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，乃祖吾離被苦蓋、蒙荊寒來歸我先君，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，與女剖分而食之。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，蓋言語漏泄，則職女之由。詰朝之事，爾無與焉。與，將執女。」對曰：「昔秦人負恃其眾，貪于土地，逐我諸戎。惠公蠲其大德，謂我諸戎，是四岳之裔膏也，毋是翦棄。賜我南鄙之田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。我諸戎除翦其荊棘，驅其狐狸豺狼，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，至于今不貳。昔文公與秦伐鄭，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，於是乎有殺之師。晉禦其上，戎亢其下，秦師不復，我諸戎實然。譬如捕鹿，晉人角之，諸戎掎之，與晉踣之。戎何以不免？自是以來，晉之百役，與我諸戎相繼于時，以從執政，猶殷志也，豈敢離逖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關，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！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，贄幣不通，言語不達，何惡之能為？不與於會，亦無晉焉。」賦《青蠅》而退。宣子辭焉，使即協會，成愷悌也。（《襄公十四年》）

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。晉梁丙、張趯率陰伐潁。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：「我自夏以后稷，魏、駘、芮、岐、畢，吾西土也。及武王克商，蒲姑、商奄，吾東土也；巴、濮、楚、鄧，吾南土也；肅慎、燕、亳，吾北土也。吾何邇封之有？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建母弟，以蕃屏周，亦其廢隊是為，豈如弁髦，而因以敝之。」

「先王居橐杌于四裔，以禦魑魅，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。伯父惠公歸自秦，而誘以來，使偪我諸姬，入我郊甸，則戎焉取之。戎有中國，誰之咎也？后稷封殖天下，今戎制之，不亦難乎？伯父圖之！我在伯父，猶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，民人之有謀主也。伯父若裂冠毀冕，拔本塞原，專棄謀主，雖戎狄，其何有餘一

人？」叔向謂宣子曰：「文之伯也，豈能改物？翼戴天子，而加之以共。自文以來，世有衰德，而暴滅宗周，以宣示其侈；諸侯之貳，不亦宜乎？且王辭直，子其圖之。」宣子說。王有姻喪，使趙成如周吊，且致閭田與綏，反潁俘。王亦使賁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，晉人禮而歸之。（《昭公九年》）

三、晉拜戎不暇

十二月，晉荀躒如周，葬穆後，籍談為介。既葬，除喪，以文伯宴，樽以魯壺。王曰：「伯氏，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，晉獨無有，何也？」文伯揖籍談。對曰：「諸侯之封也，皆受明器於王室，以鎮撫其社稷，故能薦彝器於王。晉居深山，戎狄之與鄰，而遠於王室，王靈不及，拜戎不暇，其何以獻器？」

王曰：「叔氏，而忘諸乎！叔父唐叔，成王之母弟也，其反無分乎？密須之鼓與其大路，文所以大搜也；闕鞞之甲，武所以克商也，唐叔受之，以處參虛，匡有戎狄。其後襄之二路，鉞鉞、柅鬯，彤弓、虎賁，文公受之，以有南陽之田，撫征東夏，非分而何？夫有勛而不廢，有績而載，奉之以土田，撫之以彝器，旌之以車服，明之以文章，子孫不忘，所謂福也。福祚之不登，叔父焉在？且昔而高祖孫伯廩司晉之典籍，以為大政，故曰籍氏。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，於是乎有董史。女，司典之後也，何故忘之？」籍談不能對。賁出，王曰：「籍父其無後乎！數典而忘其祖。」（《昭公十五年》）

四、晉獻公娶戎女為妻

晉獻公娶于賈，無子。烝於齊姜，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。又娶二女於戎，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子生夷吾。晉伐驪戎，驪戎男女以驪姬，歸，生奚齊，其娣生卓子。驪姬嬖，欲立其子，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，使言於公曰：「曲沃，君之宗也；蒲與二屈，君之疆也；不可以無主。宗邑無主，則民不威；疆場無主，則啟戎心；戎之生心，民慢其政，國之患也。若使大子主曲沃，而重耳、夷吾主蒲與屈，則可以威民而懼戎，且旌君伐。」使俱曰：「狄之廣莫，於晉為都。晉之啟土，不亦宜乎！」晉侯說之。夏，使大子居曲沃，重耳居蒲城，夷吾居屈。群公子皆鄙。唯二姬之子在絳。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，晉人謂之二五耦。（《庄公二十八年》）

[回应](#) [转发](#) [赞](#) [收藏](#)